

我和芒种正玩弹玻璃球儿。

姥姥家村南的场院很宽大,我不时扭头看一眼场院南边那三间用土坯垒的破旧南房,那是生产队闲置的牲口棚,现在只用来堆放草料,南窗户用土坯垒死了,里面黑洞洞的,不时传出断断续续“咚咚”的声音,那是姥姥在用锤子砸豆饼(一种坚硬的牲口饲料)。姥姥是“地主婆”,她被“造反派”们锁在里面,白天在里面“劳动改造”,后晌还要去大队部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然后就睡在牲口棚,不准回家。舅舅正在海河工地挖河,也不能回来照顾姥姥,娘就领了我,给姥姥送饭。

我快七岁了,我很听娘的话,娘不让我去和姥姥村的孩子玩儿,因为我是“地主婆”的外孙,而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娘说他们“根正苗红”,当然就高人一等了。我似懂非懂。我知道,娘是担心我受他们欺负,因为上次来姥姥家,娘看见两个孩子打我,边打边骂我是“臭地主婆”的什么“孝子贤孙”。我觉得那是大人们的口气,我记得大人们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搭理姥姥的,所以也不搭理娘和我,甚至还背后指指点点说那样的话,从他们冷冷眼神里,我想那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尽管我不敢和姥姥村的孩子玩儿,但他们见了我还是变着法儿的欺负我,他们唱:“黑老鸹,忙搭窝,老鸹的外孙长得姘,黑老鸹是谁?地主婆!外孙是谁?那一个!”他们一齐用手指向瘦弱矮小的我。我实在忍不住了,竟忘了娘的话,冲过去和他们厮打。我打不过他们,姥姥的邻居芒种跑过来护着我。芒种也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怕他们。芒种虽然只比我大几个月,可芒种比我长得高,也显得粗壮一些。芒种见我受了气,他的小圆脸儿涨得通红,瞪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朝他们吼:“谁再敢欺负他,俺就揍谁!”

我和芒种就成了要好的伙伴。冬天的太阳像一团明晃晃的手电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用手揉了揉,继续和芒种弹玻璃球儿。

王林和黄丽结婚七年了。但是近来两人之间出了一些问题,至于出在什么地方,因何原因而起,他们两口子都还说不具体,只是感觉相互之间的爱变淡了,情变淡了。王林伤心黄丽不爱他了,黄丽则怀疑王林不是有了外遇,一时间闹得很不愉快。于是两口子都心想,莫非真有什么七年之痒?两人的婚姻真的走到了尽头?

他们原本很恩爱,同样经历了浪漫的恋爱、甜蜜的新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恩爱生活被繁忙的生活琐事所打破,孩子的到来更让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每天六点钟,王林就要准时起床为上幼儿园的儿子准备早餐,那小家伙挑剔得很,一点儿也不能应付。精心做好早餐,又万分耐心地伺候儿子吃完,时间已到七点二十了,慌忙推车去送孩子,送了孩子到单位刚好赶上签到。忙碌一天,回到家中,王林是筋疲力尽。黄丽也是一样,上班时要求很是严格,晚一分钟就要扣奖金五十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再加上女人自有女人的麻烦事,所以时间显得特别紧张。一天

新家岭的红叶

路雨

记不清是在入秋后的哪一天
新家岭的红叶
说红就悄悄地红了
暖暖的颜色
无声无息
占据了新家岭的沟沟壑壑
像一条条拽动的红丝带
像一团团燃烧的焰火
映红了南太行的余脉
映红了清澈的青天河
一群纯真烂漫的女孩
且舞且歌
把新家岭无法抗拒的魅力
送入视野

是在妹妹出嫁的那一天
新家岭的红叶
说红就红了
暖暖的颜色
给新家岭的日子
带来一份兴奋和喜悦
像漫山遍野红艳艳的山茶
像新娘火红火红的盖头
映红了美丽的心事
映红了沸腾的山野
迎亲的队伍蜿蜒在大山的深处
若隐若现
让新家岭用所有的激情
拥抱世界



李陶 摄

芒种的玻璃球儿里面是一朵红杜鹃;我的玻璃球儿里面是一片儿绿绿的荷,上面有一朵荷花粉红了。场院真像一张干净的白粉莲纸,两个玻璃球儿像两朵飞翔的小花儿,在白粉莲纸上开得很艳。

晌午了,娘给姥姥送饭来了。娘送的饭还是两个红高粱窝窝头,一小包老红咸菜和少半罐儿白开水,姥姥在破衣襟上擦擦手就吃起来。姥姥和娘说,这牲口棚里黑咕隆咚的不见个太阳,连个烧棒子核的火盆也不让点,又黑又冷,我老眼昏花,砸豆饼也看不很清,我跟王三嘎说,你是“造反派”的头儿,你说了算,你把南窗户给俺拆

阳光开花的声音

张小放

了,好透个光亮行不?王三嘎说,你个老不死的“地主婆”,还敢提什么条件!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就凑合着点儿吧!“唉”,姥姥叹着气。娘恨恨地说,跟他说有什么用?他哪有人性味儿呀!

姥姥和娘说的话,我和芒种都听到了,芒种看了我一眼,忽然神秘地伏在我耳边悄悄说,小放,俺能把那太阳种到牲口棚里,让它开出暖和的太阳花来,里面就不黑了,你姥姥也就不冷啦!我迷惑地看着芒种,什么什么太阳?开花?觉得芒种好像在说胡话吧?芒种还是神秘地说,吃完晌午饭咱再来,到时就知道了。

我跟娘回去草草吃了口饭,就急不可待地跑回场院,想看看芒种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芒种也随后跑来,他“嗖”地一下掏出一面小圆镜子,对着太阳往牲口棚里一照,一道强烈的光柱刹那射进了牲口棚,大大的圆点白亮白亮的,真像一枚小小的太阳在黑洞洞的牲口棚里晃动着!芒种得意地看了我一眼,说,怎么样?俺没糊弄你吧?往后咱俩每天来给你姥姥种太阳,让阳光开

拥着爱人入眠

刘伟

工作结束,回到家中,同样像打败的兵勇,盔歪甲斜的。再加上双方老家的事,两口子难以招架,晚上休息时,常常各自倒头就睡。

当年的甜言蜜语渐渐地从两人的生活中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抱怨、呵斥甚至是打击、挖苦,吵架时常发生,有时两人连架都懒得吵。这样下去怎么是好,王林也反省过自己,并没有多大过错啊!黄丽也曾深深思索,是不是他们两口子心理出了问题。最后两人都觉得放弃这段婚姻都不甘心,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两人找到了心理医生。听了他们的叙述,心理医生什么也没有说,故作神秘地递给他们一个锦囊,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在睡觉前再看。

出暖和的太阳花来,你姥姥就不受罪了!我忽然想到,在我们村子里,我和小伙伴们也经常玩这种“种太阳”的游戏,而村外的野地里也有一种叫太阳花的白色和红色的野花,在夏季和初秋盛开着,很是好看。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真是更加佩服芒种了。我抬眼看牲口棚里的姥姥,姥姥大概也听见了我俩的嘀咕,只见姥姥慈祥地望着我和芒种,那布满皱纹的脸,像一朵盛开的菊花。我很久没有见到姥姥有笑容了。

打那以后,我和芒种收起了玻璃球儿,每天到场院里给在牲口棚里干活的姥姥种太阳。而遇到下雪天气,芒种娘还会粗粮细做弄一些好伙食,让芒种偷偷摸摸地给姥姥送过去。芒种很机灵,他对我说,俺娘让俺一定小心,要是让王三嘎他们知道了,是要戴上高帽子游街的呢。

那个干冷的冬天,年迈的姥姥在牲口棚里干着体力活儿,竟然硬挺着熬了过来。姥姥对娘说,古人说得好,贤良之家出英杰,芒种是个好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咱一辈子也要记住芒种娘他们一家的好,要知恩图报啊……我仍是似懂非懂地听着姥姥的话,看见娘重重地点头,我也跟着重重地点头。

许多年过去了,芒种现在已是省军区某部的中校了,虽然我们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两家经常保持着联系,有时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亲如一家。芒种多年来经常资助几名贫困的学生,芒种说得很实在,这样做不图别的,就图个仁义厚道,心里踏实。受他的影响,我也不时捐一些稿费给周围的贫困学生。我常想起那个童年的冬天虽然寒冷,却一直给我一种又凄又美的感觉,像童话一样纯洁洁净,至今令我回味。

我也经常认真而毫不矫情地自问自答:阳光也会开花吗?当然会开花;它开出的花朵叫善良,阳光开花的声音很好听吗?当然很好听,它开花的声音叫仁爱。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两口子打开一看,只有一行小字:拥着爱人入眠。两人这才想起,他们已经好长时间都不曾相拥着入睡了。按心理医生说的办吧,两人就相拥着睡到一起。当熟悉的感觉又在两人心中升腾,昔日美好的记忆重又涌上心头,他们都觉得爱又在心中重生。这一晚,他们睡得特别香,连梦都没有舍得做。

相拥着入眠,王林发现,妻子的脸上生出了细小的皱纹,昔日光滑的手变得粗糙了,那是为家操劳的结果。黄丽发现,丈夫的头发变稀了,不再是年轻时那个小伙了,为了这个家,他也没有了操心事。从此,两人说话的声音柔了,拿东西的动作轻了,闹矛盾的次数少了,关心彼此的时候多了,两人的爱又浓了。

拥着爱人入眠,才能让心与心贴得更近,让梦与梦不断交融,让情与爱不断升华,让家庭永远温暖和谐。

拥着爱人入眠吧!也许我们已错过许多这样的机会。

梦

王鹏军

风,轻轻吹开半掩的窗
远处的河畔上
你握着刚刚采撷的野花
遥遥地向我招手
曾经的翩翩少年
是否已经成熟长大
曾经洒脱的你
又为何显得如此疲惫

曾经深印于心的笑脸
为何如同那秋天的枯叶
慢慢地在,在我心中凋零
河畔处的你
为何日渐朦胧
那轻轻吹拂的微风
又因何带上那半开的窗子

阿慧是一位性别角色感很强的女作家,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她对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有过严肃的思考,并把思考结晶为《皂角树下的女人》等作品。《皂角树下的女人》写了“我太奶”、“我奶奶”、“我小姑”、“我”、“我侄女”,五代女性的命运,从五代女性的命运变迁中,来表现中国女性如何一步步从封建枷锁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路历程,以当代女性能够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凸显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小时候,“我太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唉,女人是腊月的白菜——受罪疙瘩哟!”每当看到“我”在院子里疯跑,她总是说:“跑吧!都把小鸡鸡跑丢了,还在跑哩!”“我太奶”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我年轻俊美的太爷爷”娶亲时“脸铁得像老皂角树皮”,拉开了这场旧式婚姻不幸的序幕。爱情的缺失,婚后的寂寞,使“我太奶”对女性的身份以及由女性身份带来的诸多痛苦,有了清醒的直观的认识,才有了对“我”的不无爱意的责备,但“我太奶”的话却“让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做女孩的不好,懂事后更加责怪自己,为什么耍急慌慌从娘肚子里跑出,不多带一个‘茶壶嘴儿’出来呢?”从此以后,“我太奶”的话就融入了我的血脉,并成为“我”思考女性自身的启蒙话语,促使“我”坚持不懈地去关注与思考女性的命运。女性的觉醒和解放,是时代进步的重要表征。“我侄女”恋爱的自由以及恋爱中“甜蜜的自信”,不仅让老母亲感到惊喜,也让广大读者为时代的进步,为女性的自由解放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在“我侄女”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给人们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散文创作的媚俗倾向也日益严重,一些散文作家以解构理想和追求,消解诗意向崇高为宗旨,导致了大量散文作品“精神

的板滞与文学理想的缺席”。但阿慧不为流俗所动,决不随波逐流,一直坚守文学的理想。她说:“散文最能体现作家的真性情,可以让人的灵魂纯净,行为不端的人、邪恶的人,写不好真散文。”《皂角树下的女人》体现出的作者的严肃思考,以及文本中流淌着充盈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品格,无疑会给读者以振奋与激励,并能让人的灵魂纯净。

散文是作家灵魂的裸显和人格的真呈,其生命力就在于真实。王安忆说:“真实所感和真实所想的质量,便直接决定了散文

叙述方式,如《戴着草帽的炊烟》中的“我”,是“瘦弱得狼崽了都不忍吃掉的七岁小丫头”;《微笑的驴》中的“我”,是“一个豁牙小丫头”;《树上的童年》中的“我”,是“一个八岁的小丫头”;《雪地胎羊》中的“我”,是“翘着两条牛角辫的‘10岁女孩’;《麻短麻长》中的“我”,则是梳两条像“绿色的蛇在我的背后活跃”的麻花辫的“小妖女”,喜欢在“无人的偏远麻地,蛇一样的妖冶着”。孙型说:“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运用第一人称和童年视角的叙事策略,是故乡的印象、幼年的感受等,阿慧生命中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对其散文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是她毫不犹豫、必然选择的内因。这种写法,使阿慧的散文既有原生态的真实感,又氤氲着浓浓的温情,十分感人。

阿慧的散文在叙述上,还吸收了很多

透作者深深的感动和对母亲的感恩。《十一个娃娃一个妈》正是因为书写了作者真实的所感所想,从而成为一篇高质量的亲情美文,赢得了读者和批评家的交口赞誉,不仅入选了《2009中国散文年选》,还获得了“漂母杯”全国首届母爱主题散文征文二等奖。

阿慧的不少作品类似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属于回忆性散文,是对生命中难忘的往事、最深刻的记忆的还原,而且在叙述上喜欢采用童年视角和第一人称的

对文学理想的坚守

——简论阿慧散文
任动

叙述方式,如《戴着草帽的炊烟》中的“我”,是“瘦弱得狼崽了都不忍吃掉的七岁小丫头”;《微笑的驴》中的“我”,是“一个豁牙小丫头”;《树上的童年》中的“我”,是“一个八岁的小丫头”;《雪地胎羊》中的“我”,是“翘着两条牛角辫的‘10岁女孩’;《麻短麻长》中的“我”,则是梳两条像“绿色的蛇在我的背后活跃”的麻花辫的“小妖女”,喜欢在“无人的偏远麻地,蛇一样的妖冶着”。孙型说:“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运用第一人称和童年视角的叙事策略,是故乡的印象、幼年的感受等,阿慧生命中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对其散文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是她毫不犹豫、必然选择的内因。这种写法,使阿慧的散文既有原生态的真实感,又氤氲着浓浓的温情,十分感人。

阿慧的散文在叙述上,还吸收了很多



少年之死

莲溪生

秋收后的一个下午。

太阳依旧火辣辣地照在少年秋的光脊背上,暖烘烘地有点烫,一望无际的田野,大豆和玉米都已收割,到处弥漫着庄稼叶子的味道,连空气都是香香的、甜甜的。偶尔有几垄未收的红薯,绿油油的叶子,在太阳光照耀下特别醒目。

田野边的小路,路沟边到处是青草,春季种下的一棵棵杨树,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扎下根来,活得非常旺盛。一片片儿童巴掌大的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片片透明的翡翠,绿得滋润、绿得发亮,令少年秋喜欢得要命。他前几天刚在村里看过电影《小兵张嘎》,电影里张嘎用树枝扎成的环特别让他羡慕,他也想折下几根树枝编成一个环戴在头上,又凉快又好看,还有树叶子的香甜味儿。

少年秋十分疼爱这些小树,可他又抵御不住内心的诱惑,他尽量拣那些小的树枝去折,一棵树上只折下一枝儿,这样对树的伤害小一些。

他一路走过去,小心地折着树枝,手上不觉已有了八九枝儿。“站住!”一声凶恶的吼叫把少年秋吓呆了,他猛地回头,看见村里的胡蒜快步赶过来。

胡蒜是一条流氓,四十多岁了还没有讨上老婆,他长得很丑很凶,一双三角眼整天瞪着人,像有生不完的气一样。他是村长的一个远房侄儿,平日村里有什么事村长都爱支使他,特别是动手拉这家的车子装那家的粮食抵计划生育罚款,往住都是胡蒜领着人干,村里人提起他都特别恨,背地里骂他八辈子也讨不到老婆。

“你小子不想活了,竟敢折公家的树枝。”

胡蒜瞪着少年秋,大声地呵斥着。少年秋害怕得浑身颤抖,他深深地把头埋在胸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手里的树枝也掉在了地上。胡蒜一把把掉在地上的树枝捡起来,继续冲少年秋吼着:

“看我不把你交到队上去,让公家罚你家的钱。”

胡蒜的话像一块石头砸到少年秋的心里,少年秋觉得身子一下子沉到了水底一样,几乎要倒下去。

少年秋的父亲是公社的干部,因为被打成了右派,就被赶回了村里,他们家为此受尽了村里人的歧视,父亲的身体不好,挣工分不行,母亲有病,家

里十分困难,少年秋小小的年纪便饱受了人间的冷漠。

胡蒜要把他交到队上去,这种结果让他不敢想下去。他更不敢想如果父母知道了这件事,那种伤心无奈的眼神。少年秋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趁胡蒜松神的空儿,转身跑掉了,他一直朝前跑着,不敢回头,身后传来胡蒜的叫喊声。

“别跑,小子!”少年秋就那样一直跑下去,一直跑到村头的几间破屋子前,他一头扎了进去,躲在了屋子的角落里。

这是队里的红薯窖,放红薯用的,如今红薯都已经没有了,剩下的烂红薯长满了灰灰的毛,像一只只硕大的老鼠在地上躺着,屋子里又霉又湿,黑得几乎没有一丝光线。少年秋躲在屋子的角落里,浑身不停地抖着。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已经全黑下来了,又渴又饿,心里又极端害怕的少年秋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这时候他隐隐约约听到屋子外面有很多人的声音,乱成一片。少年秋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侧身倾听外面的声音,他似乎听到了父亲、母亲焦急的哭声:

“秋儿到哪里去了啊!坑里井里都捞过了,秋儿到底去哪里了啊!”

自从秋躲起来以后,时间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到了夜里十一点多了,这在平时村里人早就睡觉了。可少年秋失踪的事成了村里的大事,村里的人随着少年秋的父母,满世界地找他,把整个村子都闹翻了。

少年秋听着外面的声音,他很想爬出去,告诉人们他在这里,可他的内心更恐惧了,他的行为竟然惊动了那么多人,他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少年秋把自己的身子更加紧缩在屋子的角落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本能地希望人们会走进来,发现他的存在,可他终于没有等到有人进来。

外面的吵闹声远了又近了,近了又远了。

少年秋睡了,醒了,又睡了。渐渐地,少年秋感觉到不渴,也感觉不到饿,他的眼睛闭着,眼前却有一片白光闪着。他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轻,似乎有一个东西离开他的身体,飘飘地飞出去了。

少年秋就这样死了。

几天后,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说创作的技法,比如人物刻画、细节描写等等,增强了其散文的艺术性。小说作为叙事类文学最重要的形式,注重并擅长塑造人物形象,阿慧借鉴,吸收了不少小说刻画人物的技巧,尤其是肖像描写。由于阿慧在散文中娴熟地运用了出色的肖像描写,故其笔下人物常常栩栩如生,能十分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读过之后,久久难忘。比如阿慧对她所热爱与尊敬的妈妈的描写:“年轻的妈妈立在土坡上,高高挑挑一株一株修竹,两条油亮的长辫子在风中颤抖,天边的红霞在她饱满的脸上闪着红艳”(《十一个娃娃一个妈》);“以前胖乎乎雪人般的小丫头,出落成一株临风的修竹了。细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两条长辫子,一对蝴蝶结,纯美的目光,纯真的微笑,使我爸的世界瞬间花一般美好”(《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

刘庆邦说:“世界的存在,主要是以细节的形式存在,抹去了细节,世界就会变成空洞无物”,“好的小说主要是由细节组成的,我们写小说,功夫也在于写细节”。细节决定小说的成败,受此启发,阿慧的散文善于营构生动的细节,借助于细节的力量,阿慧的散文具有了鲜明的画面感。比如“刚打扫完灶房里的‘战场’,院子里的‘战火’又接连燃起。小四妹把小大家的二小子给咬了,肇事者在逃逸时,又把正在拉屎的小三儿撞翻了。妈妈惊慌地跑出来,见老二张大嘴巴仰着脸傻哭,高举着那根受伤的指头。小三儿一屁股蹲坐在新鲜的巴巴上,突突同臭气一起弥漫,四妹幸灾乐祸的小脸儿在土墙豁口处时隐时现”。在一个拥有“十一个娃娃”的家庭里,孩子们之间的争吵、打斗是不可避免的,上述细节描写,有声有色、动感十足,充满了童趣及对往事的珍视与温馨的留恋,还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读来令人心醉。